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有學集卷十九

牧齋全集第二種

序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咸子詩序

少壯爲諸生時流觀經史每及椒舉之班荆繞朝之贈策荆高燕市之飲泣孫劉狼石之坐語越石扶風之歌步兵廣武之歎輒爲引觴擊節曳袖起舞中年羈宦驚心國恤撫北盟之編覽指南之錄者考伯紀同甫之論建追海青翎白之始末未嘗不歎歔飲泣繼以痛哭也年運而往晚晚衰老江山遷改意氣銷落投灰滅影日繙首楞數行梵旨昔人蒙莊令我却思昔夢依然往却矣咸子大成遺吾友子敏書來訪凝塵蔽榻樵蘇不爨相視移日不交一言而僮奴相指目謂向來主賓未有是也咸子旣退手其書一編心惟口誦累日不置其人奕奕然如在吾目其清音令辭琅琅然鏘鏘然如在吾耳也扁舟入吳夢與咸

子劇談飲酒舉杯屬咸子曰子淮陰人也蘇子瞻作淮陰廟碑云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世果有若人跨下橋邊夫肯令終老垂綸否龔聖予去君實幕徙居吳市畫馬食給室無几案使其子曲躬以受紙作文陸二傳吳淵懿以爲子長復出晚年無聊激贊宋江三十六人以申寫其叫號呼憤之氣去今三百餘年長淮湯湯此人此意與滄海陵谷俱歸變滅否王叔明過下邳奇子房潛匿出游之事已而游琅琊探婁敬洞喟然歎息以爲子房故與婁敬匿跡于此厥後遂有挽輅論都之舉亦兩人山中擘畫及之今長淮之境與下邳接壤圯橋碧流之水一綫如故滄海君黃石公亦常訪求其陳跡否余老矣徒思夢遊耳子其有以示我咸子持盃笑曰公方讀首楞亦知月光水觀之說乎月光修習水觀入定時定水湛然盈室童子持瓦礫投之旋患心痛除去之而始復公之所云皆水觀中之瓦礫也願爲公童子爲除去之趣呼大白持耳灌予予抃手盧胡而覺凌晨抵家則咸子來徵詩序再而三矣余無以序咸

子之詩書夢中之語復之并傳示子敏共作夢嚙之時一笑也

蔡大美集序

啓楨之間吳楚間權奇雄駿之士橫襟獵纓挾轂而起者其于余未嘗不相慕
悅而游跡落落如也經年以來俊民遺老不與劫灰俱燼者殆不能以十數而
是數者人愈少跡愈疎而其相慕悅也滋甚若宣城蔡子大美者江山迢然書
問間歲一至愛而好我聲咳欠申晨夕如在書篋之前余亦忘其非舊相識也
古人嚶鳴伐木汲汲然求友或千里命駕或夢中相尋而余顧得大美于殘生
暮齒沈沙飛鐵之餘然則士之生于斯世也亦豈爲不幸歟今世以詞賦爭工
妖紅艷紫移心奪目如大美之撰述沿流討源銜華佩實所謂詩杜陵而文遷
史者良不欲與今之君子同鵠而射侯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以詞賦家推之
大美亦今之魯靈光矣與治叙春江訪友詩謂其百感橫生發之詩歌而喉臆
間固有格格不吐者不猶愈於子光之喑乎其百感橫生者當子光之著作

而以其格格不吐者代子光之喑世有表微者誦其詩論其世斯可以三歎已矣余端居多感思舊懷賢每欲繼子美存歿八公之作伸紙吮筆哽塞憤悶輒廢然而止讀大美前後八哀何其詞之達氣之屬也然則世之喑者固莫甚于余而與治可以無嫌于大美矣唐人有侯高者投文泮水以祖逸懷李翱誦其首章曰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余而不攄聊引之以爲大美集序蓋喑者之言如此

曾青黎詩序

寧都曾侍郎二瀨有才子曰傳燈字廷聞傳燦字青黎兄弟皆雄駿自命負文武大略而其行藏則少異庭聞脫屣越躋挾書劍携妻妾走絕塞數千里行不齎糧餓而試鎖院登天府簪筆荷橐取次在承明著作之庭青黎與其徒退耕于野衣襤褸量晴雨者六年于此襤褸被下估航出遊吳中褐衣席帽挾策行吟貿貿然老書生也庭聞之詩朝而紫塞夕而朱邸涼州之歌曲與凝碧之管絃

繁聲入破奔赴交作於行墨之間吾讀之如見眩人焉如觀僂童焉耳目回易而不自主也青黎則以其詩爲詩晤言什之咏歎五之其思則黍離麥秀也其志則天問卜居也彙考彭氏詩史章貢之役青黎年才二十獨身擋拄潰軍眇然一書生如灌將軍在梁楚間旋觀其詩求其精強剽悍之色瞥然已失之矣爲掩卷太息者久之吾向讀范史馬伏波在壺頭中病困臥每聞升險鼓譟輒彊起曳足觀之因笑其老憊不知止徒念生平少游語也老而閱內典緊那羅王奏樂須彌峽峨大迦葉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然後知習氣麓重不克漸除伏波之老病技癢無足怪也今余旣螢乾蠹老歸向空門讀青黎之詩而求問其往事楚炬秦灰沈沙折戟爲之歎歔煩醒心蕩而不自已伏波之曳足與迦葉之起舞與余固不能以自定也知我者亦爲之三歎而已矣天之生才以有爲也青黎兄弟固不應爲旅人爲農夫自時厥後其事業當與其言俱立余倘不死他日與寓目焉心灰漏盡知不復作迦葉起舞狀更以諗青黎兄弟追念

平生眎文淵少游何如也

彭達生晦農草序

弘光南渡東南旂弓輿馬之士舉集南都彭子達生韓子茂貽將應維揚幕辟客余宗伯署中莫不豎眉目重齒牙骨騰肉飛指畫天下事數着了了旋觀諸子顧盼凌厲如饑鷹之睨平蕪如怒馬之臨峻坂余固有經營四方之志恃諸子以益強何其壯也越七年辛卯遇達生于廣陵僧舍風塵顛顚衣雜坐久之乃辨識顏面起而再拜涕泗沾衣袂喉吻喀喀然有言而各不能吐當此之時余如東郊之老馬骨骼硤兀皮乾毛暗而鳥啄其瘡也達生如失羣之鳥逡巡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而繼以蹢躅也如燕雀啁啾之頃而後乃能去也嗚呼何其憊也更七八年余老而加病頭童耳聵頹然退院老僧少年茂貽輩多物故達生聲塵阻絕如在異國側身天地每自傷孤另而已今年長夏臥病忽得達生書則大喜又得其所作詩文則又喜歐陽子讀黃夢升之文悲其志雖困

而文章未衰余于達生不然以文章之未衰而知其志氣尙在則尤可喜也昔者有唐之文莫盛于韓柳而皆出元和之世聖德之頌淮西之雅鏗鏘其音灑汗其氣曄然與三代同風若宋之謝翱當祥興之後作饒歌鼓吹之曲一再吟咏幽幽然鴉啼鬼語虫吟促而猿嘯哀甚矣哉文章之衰有物使然雖有才人志士不能抗之使高激之使壯也達生遭時坎陷自比于晞髮水雲之流其文昌明閎肆涵蓄馳驟去元和未遠也今將以斯文投智井實魚腹沉埋于羊年犬月吾知必有精靈光怪挾肩發匱飛躍而去達生能終錮之耶甯戚之未遇齊桓也扣角而歌曰生不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旦聽斯言也此其人豈局促轅下長爲飯牛之客者哉余雖老憊視後而鞭猶將恃子以少強也姑書之以誌余喜

邵潛夫詩集序

通州邵潛夫以詩名萬曆中爲雲杜李本寧梁溪鄒彥吉所推許乙卯之秋潛

夫挾彥吉書謁余不遇而去迨今四十五年潛夫附書渡江以詩集見貽開函
撫卷徬徨太息者久之當鴻朗盛世本寧以詞林宿素自南都來訪彥吉及余
參曾金昌惠山之間彥吉山居好客園林歌舞清妍妙麗賓從皆一時勝流觴
詠雜遝由今思之則已爲東都之燕喜西園之宴游灰沉夢斷迢然不可復卽
而潛夫猶矍鑠善飯抵書相聞吾家覆釜山與狼五並江對峙估販往還如渡
溝水白頭新知撫今道故舉酒相勞其欣喜爲何如余嘗謂丁令威化鶴東歸
徘徊華表獨立無伴不若薊子訓見霸城銅人初鑄近五百年尙有一老翁摩
挲對語今吾兩人何以異此也潛夫詩和平婉麗規摹風雅自以七葉爲儒行
歌采薇而絕無嘲啁噍殺之音讀潛夫之集追思本寧彥吉昇平士夫儒雅風
流髣髴在眼於乎其可感也余每過彥吉園亭回首昔游天均之堂塔光之榭
往者傳杯度曲移日分夜之處胥化爲黑灰紅土與舊客雲間徐叟杖藜指點
淒然別去潛夫老而詩益健撾西州之策操雍門之琴纏綿惻愴臨風浩歌庶

幾有以擊悲獻弔抒寫余之哽塞乎余尙能抽枯腸奮禿管搖頭曳足爲君和之

張子石西樓詩草序

子石自喪亂以後哀邦國閔朋友屏絕妻孥坐臥一小樓一蒼頭供春炊如是十年而有西河之戚盃酒慰問絲竹伸寫啁噍歡笑加并錯互一一見之于詩屬定其西樓詩三百餘首并請余序余維子石坎坷老矣一生讀書好古慕古人風節之事其詩則發源于吾友孟陽如陶彭澤出于應璩謝玄暉出于謝鯤太白之古風多效陳子昂也清和閒止憔悴婉篤以陶冶性情疏淪風雅爲能事而風調側出於劍南遺山之間審音者皆能知之而子石之意則欲余採詩以論次其生平不但爲詩也余尙論古人竊謂子石有似東漢之馮敬通當四七之際不爲僞辟奮跡亡命幅巾罷兵子石晚遭灰劫蒙頭塞戶如游魚在數罟中耳當賦歛煩急時眇然書生叫呼九閭條列鄉二百年漕折利病再造桑

梓敬通所謂濶略眇小好倜儻之策未嘗不相似也先帝號咷闢門辟書交至
恥綃頭就徵掉臂不應敬通羈旅州郡卒離饑寒早喪元子子石之才子誼思
有八士四夔之目席帽旅人殞命盜手敬通之賦曰顧鴻門而歔歔兮哀吾孤
之早零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汎瀾雨淚殆若爲子石而作吁可哀
也嗟夫子石其塤塤尤甚于敬通有垂白室家之憂無兒女井臼之寄涼涼焉
排纘斯文藉余言以自見敬通有言年疲曳屨庶幾名賢之風以終身名亦此
志也子石閒窗暇日披東京之史覽顯志之賦引鏡顧影喟然太息知千載而
下復有一馮敬通庶可以撫手一笑余竊以此慰子石矣嚙士友或告予當湖
倪兵曹學道具慧眼相子石晚有收子採湘筠之管吹律可以致鳳誠如是則
馮氏有豹良耳伸眉于後敬通所以營田收定塋室修孝道廣祭祀者不應以
年衰歲暮而悼無成功也老人聞斯言也喜而不寐并書之以復子石且用以
作氣焉

張公路詩集序

萬曆丁巳余邀程孟陽結夏拂水孟陽爲余言菰蘆中有張公路先生褐衣蔬食衡門兩版諳曉王伯大略談古今兵事指陳其勝敗之所以然星占分野關塞阨塞皆能指掌圖記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去年九十有一死安亭江上矣惜乎吾子之不獲見其人也余心識其言訪其遺詩得五十餘篇亂後輯列朝詩集援据唐叟叔達之序次而存之又十餘年公路之孫昉與其從孫珵刻其遺集行世以余知公路者請爲其序而余亦已八十老矣昔者歐陽公讀李翱幽懷賦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恨翱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上下其論杜牧則謂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者世以爲僞暴異人人不比數及盜起圜二三千里崩壞震動卿大夫笑歌嬉遊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知公路當神廟日中之世扼腕論兵壯年北遊燕趙晉魏訪問昔年營陳戰壘盱衡時事蹙蹙然有微風動搖之慮目瞪口噤填胸薄喉其不

以爲妖言喜亂仰視天而俯畫地者幾希矣迨乎晚年西夏東征之師徵發繹騷公路之言稍驗及撫順難作四海不復解兵而公路歿已三年矣嗚呼遭承平傳遽卿相重金兼紫櫝金帛而長子孫者多矣杜牧所謂山東亂事非我宜知者有之歐陽所謂己不自憂而禁人之憂者有之事之殷也患至呼天智勇交困則以膏唇拭舌不學問無廉恥之徒兼將相之權而寄君父之命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正大命以傾令公路不死而居此世猶夫虎之餌毒蛟之飲鏃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挾其暴怒之氣其危苦激切撐列噎暗發作於筆墨之間者豈但如今之遺詩所謂愁思要妙之聲而已乎百世而下讀公路之詩悲其窮老盡氣憂天逐日之志意想像其揚眉抵掌矯尾厲角于比興聲病之外慨然如見其人雖謂公路不死可也公路同時有張生京陽者亦以論兵隱東海所著書曰方隅武備部分省會條列戰陳攻守方略余猶及見其詩問之海上無有識其氏名者矣布衣奇士老死抑歿者何限余序公路詩牽連及之

不徒慶公路之有後庶幾立陽之生平藉公路以有聞耳

華仲通詩文集序

左丘明身爲國史受經于仲尼而孔子之稱丘明則亦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希風竊比津津然如欲踵附其後塵者何哉余少學左氏春秋長而始知之蓋吾夫子以匹夫庶士考正國史利正君臣華夏之大經大法其文微其義隱其詞危言高旨遠至于游夏不能贊一詞丘明獨奮筆而爲之傳廣記而備言之示勸戒正褒貶發凡起例具文特書使春秋大義炳日星而沛江河者丘明之力也子言之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曾子丘明豈非仲尼之二輔乎知我罪我周身辟害歷秦度漢始著竹帛以是故孔子之於丘明不正明其著述本意而姑以重言亦恥表著其生平殆亦定哀之微詞也與梁溪華仲通爲高忠憲公高足弟子忠憲壹行蔚爲醇儒忠憲歿而仲通之言立爲詩文博通雄健發揚蹈厲以言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華華夏夏天人古今之間如列符券如懸鏡

鑑胸有成文借書于手志氣苞塞涕淚沾漬非以翰墨爲勳勩詞賦爲君子也杜預之論左氏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仲通著作之意庶有在于斯乎西方不遐微管可作端門之命上不違天感麟之書下不墜地丘明失明厥有國史仲通喪明斯文繼作千百世而下以爲無目而能視者此兩人也其又何傷忠憲公昔者吾友也昌明正學完節全歸考春秋于昭代忠憲則素王之宗子也爲忠憲之素臣者微仲通其誰與歸斯言也非余一人之言而天下之公言也

葉聖野詩序

客有問于余曰今天下之才士富于鄧林之木其以詩文行世者董澤之蒲不可勝旣也波譎雲詭橫陳側出雖有識曲者將如齊國之竽一一而聽之不已難乎余曰是不難有試之之法焉昔者漢永平中明帝欲辨釋老二教真僞聚二氏經像分置東西二壇俄而道經火發悉化灰燼佛舍利光明五色空中旋

環如蓋映蔽日光今用此法試驗當世之詩文漆書銀管金相玉軸置洪爐大火之中其不銷爲烟炷蕩爲飛塵者則亦鮮矣小雅詩人之作勞人志士之言尺蹄寸管紙敝墨渝其中有舍利在焉劫火洞然不與大千俱壞必是物也而又何畏于試驗乎客曰何以徵之曰昔者如來踰城出家羅侯在娠釋種然火坑試其母子耶輸發大誓願卽投火坑火滅而母子不傷晉零陵太守之女飲書佐盥水而生子抱兒衆中令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腋推之則化爲水由此觀之世之梘言蠟貌空空然亡所有者如零陵之兒已將化而爲水況于入火而不焦乎故曰金有銷石有泐一字染神萬劫不朽吾所謂有試之之法者信也葉子聖野吳才士之魁也聖野爲歌詩高華妙麗光氣昱耀殆有舍利如和含桃在其筆端至其憤排稟兀輪囷結轡騷雅後而詞家前者聖野不能自言而世亦罕有知之者也嗚呼滄桑移陵谷改聖野之詩在天地間雖復金藏雲布三千界雨澤如車輪我知其不化而爲水也假令聚海內之詩丹鉛甲乙積薪

縱火燔之四通之衢其中之才人志士精營志氣混淪旁魄必有焰焰然旋空而蔽日者以是而試驗聖野之詩有不信乎

孫子長詩序

余嘗論子長之爲人蓋有三變少壯而蜚華採藻苕發穎豎英英俊人也長而規言矩行金聲玉色溫溫恭人也晚而挂冠解組隱居教授生徒負牆講論重席番番老成人也井邑遷改人世交變世變則風毛雨血蜺背約流而子長自如人變則眉橫目豎石浮木沈而子長亦自如橫經籍書易衣并食名行日以修著述日以富一日卷其所作謁余而請曰祚也夙侍函丈今老矣惟夫子賜之一言庶以論其人表其志余聞之詩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夫圭璧之爲器古之帝王用以祀天禮地羞王公而鎮社稷詩人之言金錫蓋趣舉之而豈以是爲等彝也哉世衰道降灌薦覲聘之禮不作圭璧之用不能比于金錫而世之識玉者亦寡矣余觀子長殆衛風所誦圭璧之君子作爲聲詩乎